

火漫银滩

石 英



火漫银滩



火漫银滩

石 英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·

一 九 八 〇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长篇小说，以渤海之滨的一个盐区为背景，描写了抗日战争后期至日本投降后蒋敌伪合流这一历史阶段盐、渔工的英勇斗争生活。小说真实地再现了盐业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与迫害；同时生动表现了盐、渔工怎样在党的领导下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。

作品文笔优美，富有地方特色，展现了劳动人民的人性美和人情美。

封面设计：邵 强

火 漫 银 滩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39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9 插页 2

1960年9月北京第1版 1980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50,000

书号 10019·3016

定价 1.30 元

目 次

第 一 章	夜袭九龙滩	1
第 二 章	忠来父子	30
第 三 章	囚不住的小老虎	56
第 四 章	险路遇战友	74
第 五 章	“我会回来的”	99
第 六 章	北上“金马驹”	128
第 七 章	第二个春天	156
第 八 章	滩地雷雨	178
第 九 章	在高幢	206
第 十 章	扎在心上的钉子	224
第 十 一 章	战英来了	246
第 十 二 章	百里大扣筐	267
第 十 三 章	失灵的花招	286
第 十 四 章	将计就计	309
第 十 五 章	新战士站起来	333
第 十 六 章	长缨在手	356
第 十 七 章	乘胜追击	380
第 十 八 章	敌巢夺枪	402
第 十 九 章	反攻前夜	431
第 二 十 章	虎口拔牙	452

第二十一章	“三岔门”	482
第二十二章	纸虎现形	511
第二十三章	年夜枪声	533
第二十四章	谈判桌上	559
第二十五章	第一回合	584

第一章 夜袭九龙滩

已是阳历五月中旬了，渤海岸边的夜风还凉得侵人。圆月在高层云中滑行，不时泻下满滩银光，贝壳射出晶莹的反照，也映亮了海滩上竖立不久、泛着白色在木质指路牌。牌子上划着三个箭头：北去铁桥子——十里；西北去沽镇——二十五里；东北去高疃……。最下面的一行大字是：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）元月立。

一会儿，圆月象是疲乏了需要休息一下似的，又隐进云层中，指路牌和它周围的一切又笼罩着一片昏暗。

夜色掩不住一个高大的人影。

终于，露出镜面的圆月，照清了这人的全部轮廓：方脸、高鼻梁、宽阔的额头，浓眉之下射出两道深邃的目光，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腰间那柄带鞘的短刀。他那穿着猪皮裤的大脚，在滩边焦灼地来回走动，被踏碎的贝壳发出嚓嚓的声响。猛然间，这人的身子一转，大脚就在沙滩上旋下两个小坑，他象是在谛听远方的动静。

西北面，从二十多里外的沽镇据点那边送来几声机枪的

点射，枪声在潮湿的盐滩里扩散开来，显得格外空洞窒闷。他对这枪声倒并不介意，一双渔人的锐利的眼睛注视着不时闪着银辉的海面，一阵急切盼望的情绪使他下意识地抓住了短刀。

前天晚上，他接到东面红花埠根据地分区司令部的一封信，说是今夜有两只大船要在这里下地，由连指导员战英带领一个连的队伍，来九龙滩破袭日本帝国主义经营的盐滩。红花埠离九龙滩有百里之遥，在“望银滩”盐区之外。这两年，因盐区边缘日伪军封锁甚紧，我方工作人员大都绕道由海上前来，在他的渔铺里落脚。但是正规部队乘着大船而来，这还是第一次啊！可是为什么直到这时还不见一只船影？他作了各种设想：“莫非是因为临时出现了新情况改变了主意？不会的，八路军办啥事从来都是说到做到，我今夜一准能见着老八路同志！”他想到这里，眼前又觉得亮堂了。他觉得自己活了四十八岁，直到今天晚上，满身力气才真正找到了用武之地。此刻这心，绷得好紧啊，就象一支即将离弦的强箭……

西北面又爆起两声枪响，他根本不去理会，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那水天一线的海面上。突然，两点帆影出现在水平线上，它越过了浪峰，越来越清楚了。好象一对机警敏捷的夜行人翻过了森严的城垣，向这边跃动。他在狂喜中，竟疑是在幻觉里，他使劲揉了揉眼睛。嗯，是真的，是自己的船！我们穷人的救星！我们的……来了！

他急不可耐地涉水过去迎接，那一双穿着猪皮靴的大脚在浅海里发出重浊的声响。两只大船逐渐靠近，为首的一只船头上，立着一位高个儿指挥员，两手叉着紧束的腰身。在他

背后，隐约可以看见一些英武的战士警惕地端着步枪，注视着蹚水过来的汉子。

海水越靠岸边越浅，船停了下来。

“是谁？”船上有人问了一声。

“我——高海澜。”

“是老高同志吗？”从那位年青指挥员的问话中，透出一种热气喷人的感情。

“啊！”高海澜始而有些惊喜，继而是连连点头接受了亲人对他的称呼，“是我，是我，老高就是我。”他并非头一回听到别人称他同志，但今天晚上这个称呼更有了不寻常的意义。他口里喃喃地复诵着“同志，同志”这个字眼，热泪夺眶而出，加上海水溅起的星花，这时，他已是满脸水珠了。

船抛锚了。沉重而锋利的铁钩牢牢地啃住了水底的泥沙，陡起的风暴也不能摇撼我们的大船。战士们都陆续登岸了。

在靠近岸边的浅水里，有两个人的两双大手紧紧握住了。一双是看守渔铺的穷渔工高海澜的，另一双是八路军指导员战英同志的。战英在老高大手的紧握下，感到骨节有些酸痛，越痛就越觉得亲切。日寇的利刃也休想割断子弟兵和这敌占区海边群众的血肉联系。

“可把你们盼到了！”高海澜深深地舒了一口气，才说出了这句话。

“老高同志，我们早就听说你是个好样的，军分区孟主任叫我们来找你！”战英语调深沉地说。

“为了早日赶走日本鬼子，咱穷人早日得到解放，只要我说一声，上刀山我就去，下火海我就跳。”老高一听说孟主任，

更振奋起来。

“好！好！”战英情不自禁地再一次紧握高海澜的双手。

“现在就动手吗？还是……？”由于激动，老高问话里带着颤音。

“先到你家，还要核计核计。”战英说。

“家？”老高想解释什么，但马上又挥手说，“好，跟我走吧！”

按照战英事先的分派，由两个排西去九龙滩坨地据点监视敌人，那里驻有伪盐警的一个中队。其余的战士们在海滩上撒开警戒线，并顺便收拾掉九龙滩看船的两个鬼子，夺了船。只有战英和通讯员跟随高海澜走向渔铺。这渔铺是给渔掌柜看船和渔网的工人的住处，它就在挡浪坝下面，门口是两簇荆条丛。渔铺不大，小门更矮。高海澜进门时提醒战英说：“小心门框碰头！”通讯员犹豫地向里观察了一下。高海澜爽利地说：“没关系，进来吧，这里就是我的家，独杆一根，没外人。”

走进门来，先闻到一股鱼腥味。高海澜燃起桅灯，挂在墙上，指着一个座位请战英坐下。这座位是一搂粗的大树锯成的木墩子。战英四下里一看，屋里的东西虽然简陋，却倒干净。最显眼的是门后那把明晃晃的鱼叉。

高海澜倚在窗口，急切地问道：“部队这次来，是光毁敌人的鸟食罐，还是把人也带走？”

战英反问道：“你指的是什么人？敌人还是……”

“穷盐工呀。”高海澜一面谛听着外面动静，一面说。“我接到你们要来的通知以后，这两天也秘密联络了几个铁哥们。他

们都说：八路军来了，咱们跟他们一块动手鼓捣，然后跟八路军走！”

“那敢情好，咱们红花埠盐滩那边正缺盐工。”战英忽地站起身来，又猛然一沉，“不过，要完全自愿才行。”他行前，军分区孟主任明确交代：“盐工凡是出于自愿的，就把他们带到根据地盐滩来。”

“那一百个自愿！前几天有几个哥们忍无可忍，揍了查滩员祁连元，正耽心有后患；你们这一来，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眼前是蒸熟的饭，就等你们来揭锅了。”高海澜虽没有表，但深知时间紧迫，他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。

战英在高海澜宽厚的胸脯上轻轻捣了一拳：“好，就这么办！”

高海澜更不耽搁，他凑近过去，把自己考虑的方案告诉战英同志：“从这里往北再往东，跨过一道沟棱，就是九龙滩盐滩的五十马力水门，那里有个看马力机的伙计，叫崔铁治，是个独眼，当年因为揍了滩户的管家，中了人家的暗算。那哥们在咱穷人堆里，是个拔尖的硬汉子，有种！搞破坏非他带领不可，他对这九龙滩的日本盐滩最熟。”

“嗯……”战英思索了一霎，又慎重地问道：“他知道咱们来的意图吗？”

高海澜在破木桌上抓起一个日本军用水壶，咕嘟喝了一口老酒，抿抿嘴说：“我都跟他核计好了，他是一拍就响，满口应承，他还画了一张九龙滩的盐滩地图，哪儿是抽水晒盐的马力机，哪儿是风车，哪儿是滩铺，哪儿是盐坨，是鼻子是眼都描得一清二楚。”高海澜顿了一顿，又斩钉截铁地说：“瞎铁治这

伙计，嘴可紧呢，啥事告诉他就跟上了保险锁一样，和他好不错的都是穷爷们。穷字号的见他热乎，富字号的都避着他十万八千里，最靠得住。”

战英仔细听着，看了看腕上的夜光表，快十点半钟了。他果断地说：“那好，咱们就开始行动，找铁治去！”

三人出了渔铺。战英到海滩上跟同志们简短地研究了一下，留下一个班在海边警戒、守船，三十多个健儿踏着小碎步急奔“五十马力”而来！

这时月亮已隐进云里，泥地和水汪都混成一色，高海澜熟悉这海滩上的道路如同熟悉掌上的纹路，左弯右拐地在头前引路。

北面又传来断断续续的机枪点射的声响。战英掏出匣子枪，攥在手里，一面加快了脚步。高海澜一摸下巴：“没啥，放鞭炮是常事儿，这是壮胆枪！”虽这样说，他也从腰间抽出短刀。这刀明光锃亮，象雁翎似的，总有一尺来长，稍稍有些弯儿。

越过一道水沟，高海澜伸手一指前面的一座小屋说：“快到了，那就是铁治住的地方！”

战英凝重地一点头，转身抓住高海澜的手，握得紧紧地，说：“老高，你先回去吧！”

“怎么？”高海澜睁大眼睛问道。

“是这样。”战英连忙解释：“以后你的任务还很重，我们还要经常和你联系，所以你最好不要轻易暴露身份。”

“可是，铁治那里说啥我得给挂上钩！”老高断然说。

“我想……铁治住的机房是鬼子注意的地方，难保没有杂

人站在那里……”战英为了慎重，再一次提出问题。

“那……我跟着去解决起来更方便！”在关节眼上，老高充满着自信。

战英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出了事情的把握性，他凝重地点了点头。

但当高海澜引着战英他们向前疾走时，他忽又想起了什么，回身追补了几句：“铁治是个独眼，个头不高，三十来岁，记住了。”战英明白：这是老高考虑问题的细心和周到之处。

他们迅速地接近了机房。战英、高海澜配合默契，各据屋门两边，其余的同志也都悄悄抢占了各个角度。

只听屋里有人暴跳如雷地吆喝着：“你的偷盐的干活！”分明是日本人在里面。

“我没偷盐的干活！”答话的人是一种满不在乎的口吻。

“你的撒谎的有！良民的没有！”鬼子越发暴怒起来。

“我的‘良民’大大的！”答话人的语气不是在为自己辩解，而是对于日本鬼子的嘲弄。

老高向战英递过去一个眼色。战英点点头：是铁治——虽然还未会面，但已有进一步了解，短促的答话即是考验。老战正寻思着怎样进去，忽听鬼子疯狂地咆哮起来，嘴里骂着“八格牙鲁”，随即就是“啪啪”的皮鞭抽打声。第三声早被高海澜的一声喊镇住：“谁在里面的干活！”

话刚落音，就听扑的一声，好似杀猪时闷棍打击猪头的声响，随后一声扑通，似有人摔倒在地上，老高为首，随后是战英攥着枪和通讯员嗖地插了进去。里面那汉子看见老高，眼睛倏然一亮，还未及说话，又见进来的两位武装人员都戴着“八

路”字样的臂章，他的手猝然落了下来，斧头也几乎掉在地上。

战英头一眼扫过去，果不出他所料——地上躺着一具丑恶的尸体，旁边一个身材不高、粗不轮墩的汉子里正提着一把劈柴斧子。战英一端详，灯光下认清他只有一只好眼，马上问道：“你是铁治同志？”

“是他！”老高抢先回答。

“同志认识我？”铁治刚说出口，又激动地摇着头说：“不！不……”在桅灯下，他的一只右眼闪着晶莹的泪光。

“我认识你，了解你！”战英兴奋地说，“一是老高介绍你，二是你刚才对鬼子的答话，还有这个——”他手指地上鬼子的尸体。

铁治把鬼子的尸体踢了一脚，说：“这小子叫浅野，是华北盐田事务所的查滩员。今黑夜铁桥子村有人来摸盐，他后来一查，硬说是我偷的。我不认，他就拿鞭子狠命抽我，我心里窝着火儿，恨不能……，正在这当儿，外面有人一喊，我听得出来是老高，胆壮了；鬼子就在这当儿一回头，我就动了家伙。要不是同志们救我，今黑夜我非叫他打个半死不可。”他说着，从鬼子浅野的尸身上搜出一把镜面匣子，双手捧给战英同志。

一位大个子班长从浅野身上取下一个地图筒，打开看了看，是整个百里盐区的地图。战英叫他收起来，然后吩咐同志们把死尸绑上大石头沉在外面的大汪里。

老高对铁治说：“你把你画的那张九龙滩草图拿出来。”

“哦哦……”铁治激动地说，“我早就盼着这时辰啦！”他立即提着桅灯走到马力机身后，从工具箱的底层拿出一迭纸，展

放开来交给战英说：“九龙滩上三十八座滩铺和引水的马力机风车的位置都标在这上头。不过画自管画，要想走遍了还是得我来领路，盐滩的路不比农村，太难走啊。”

战英寻思着说：“你带着我们当然最好，不过你以后……”

铁治没等他说完，便截住话头说：“这一点同志们就不用担心了。有你们在一起，我还怕啥？说到以后嘛，我这主意早就打定了，一条道走到大亮天，跟你们走了！”

战英也不迟延，紧握了他的手一下，郑重地说：“我们非常欢迎你！”

这时老高插话说：“战英同志，我把铁治交给你们了，我该回去了！”

“嗯。”战英点点头说：“老高同志，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，我代表部队和根据地人民向你表示感谢。”

老高情急地连连摆手，又走近铁治，深沉地说：“老铁，下一步看你的了，没问题！”他顺手把铁治的肩头使劲拍了一下。又转身冲着战英一抱拳：“同志，再见！”一闪身，出了机房。战英从窗口上看他那虎势而利落的身影，一忽儿消失在夜色里。

铁治也目送老高走远，他完全放心，然后爽利地一挥手：“事不宜迟，说干就干！”

快人面前不说钝话，战英见他态度如此坚决，十分高兴，便把刚从鬼手里缴来的匣子枪递给他：“来，老铁同志，这是你缴的枪，现在就归你使用了。”

铁治迟疑了一下，又很快伸出双手接了过去，珍重地掂了两掂，却没有说什么话，只是慢慢地抬起头来，毅然地注视着

战英同志——他把一桩庄严的使命和枪一起接受下来了。

铁治把枪掖在腰间，从工具箱里抄起一把虎钳子，问战英说：“指导员，请分配任务吧！”

战英简短地交代说：“两个字：一个是拆，一个是烧，尽可能打烂敌人的摊摊！”他利落地一扭身，环视的目光正和同志们急切等待的眼神相碰。战友们都点头会意。

铁治的目光把同志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用过几年的马力机上。这是交织着忿懣和辛酸的几年，从现在起就要结束了。老铁把破袖头捋得高高，用虎钳在这个浅灰色的庞然大物上一敲：“先从这里下手怎么样？”虎钳正撞击在厂标的铁片上，喷漆的碎屑沙沙落了下来。

“小心，现在它们是属于人民的了。”战英说着，挽起了军装的衣袖，里面露出白衬衫的破袖口。一个大个子班长把军帽往脑前一掀，抄起一把沉甸甸的扳子，虎势势地凑上前来，学着铁治的动作，又象一个闺女绣花似地小心地拆卸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马力机的大小部件统统拆卸下来。铁治又带着大家插向东面海汊那边，拆下了四十马力抽水机。然后一鼓作气拆翻了七架风车。随拆随往大船上送。

真是，忙中不觉云遮月，事急怎知日三竿。拆完风车，同志们便忙着装船。铁治抬头一看，圆月已然西斜，下半夜的西风更凉了。铁治一时有些心急，便问战英：“指导员，摊铺怎么办？”

战英正站在水汪边，风虽凉，他还嫌有些燥热。他解开领扣，抹了一把汗水，他想起刚才老高说的穷盐工渴望八路军解救的话，便当机立断说：“按原计划进行，对敌人的破坏一定要

彻底，对盐工弟兄的宣传一定要简单明了，我们不能把他们丢给敌人吃苦头！”他凝视着隐伏在夜幕中的滩铺，再看看腕上的夜光表，手表发出急切的声响，仿佛也在催促他下定决心。他一指眼前的第一座滩铺：“走，到天明还有三个钟头，来得及！”

铁治撒开大步，走到前头。同志们沿着狭窄的沟棱向前摸进，脚步如同水汪中飘飞的卤絮一样轻灵。战英一脚踏空，嗤地一脚陷进泥塘。铁治回头急问：“怎么啦？”“没事儿。”战英回答着，一步不停紧紧跟上。这时他只觉得左脚有些凉沁沁的，鞋底沾满了泥巴，仿佛突然增添了几斤重量，但他并没有跺脚。通讯员紧跟下一步，轻声问道：“指导员，怎么样？”“我很好，你怎么样？”“我也很……”通讯员一个好字还未出口，嗤溜一下也滑下一只脚去。战英双手拉他上来，继续前行。沙沙沙沙，脚步越来越加快了。

崔铁治首先接近了头一座滩铺的窗口。轻轻敲了敲，又用压低的嗓音喊道：“伙计们，八路军来了！”

滩铺的破板门开了，一个个人影冲了出来。一个小伙子光着上身，只穿一条短裤，迎头就问：“八路军在哪里？”

战英迎上来，关切地说：“伙计，穿上点衣服，天凉。”

那后生反手往下一砍，愤然地说：“这就是全身的衣裳，那小褂破得不能再穿，叫俺给大叔包了脚上的伤口。”

又一个中年汉子接着拍了拍胸脯，瓮声瓮气地：“这样也好，干净利索一身轻。老铁兄弟，你就说吧，八路军分派的任务是啥？”

那小伙子也搓着手说：“老铁哥，这几天俺准知道有点事儿，要不这手骨节儿咋都憋得嘎崩嘎崩响？”小伙子挺有心计，